



### 吴历天学诗之三：从载道到传道

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，吴历在杭州正式加入耶稣会为修士，次年开始在苏常宁沪间传道，一度任苏州天主堂传教会长。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，第一位华人主教罗文藻<sup>1</sup>（1616-1691）在南京祝圣吴历、刘蕴德（1628-?）和万其渊（1635-1700）<sup>2</sup>为司铎（神父）。吴历对罗文藻主教极为尊重，视为毕生的良师益友，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春，罗主教在南京逝世，吴渔山写下了一首长诗《哭司教罗先生》，该诗最为感人的是作者对恩师真挚的感情，称颂了罗主教的人格魅力和过人品质。原诗如下：

呜呼讫至今信死，	看到罗主教讣告现在才信以为真，
恸哭先生东铎始。	恸哭先生作为中国晋铎的第一人。
初自西归七闽乡 <sup>3</sup> ，	当初从菲律宾学成回到福建传教，
须鬓苍苍称清伟。	胡须与鬓角皆白人称清贫且伟大。
适遭纷议尽遣粤 <sup>4</sup> ，	适逢教案引非议西教士遣送广东，
辍还四方独劳矣。	轨迹遍布四方独自往来劬劳奔走。
勋荣超世主教尊 <sup>5</sup> ，	成为华人主教荣耀超过以往先贤，
所传铎品只三子 <sup>6</sup> 。	所祝圣的中国司铎只有区区三位。
鸣道辛勤各远方，	传扬真道艰辛勤劳到遥远的地方，
惟我追随久于此。	只有我追随着主教长久在他身边。
詎料冲寒又离去，	怎料到冒着冬季严寒刚离开不久，
奄忽长逝如眠尔。	忽然间永远逝去如同长久的睡着。
北望金陵千里天，	向北方遥望古都金陵的千里长天，
再哭泪血成红雨 <sup>7</sup> 。	再次哭出眼泪像流出血红的雨水。
云来幽幽晓梦状，	云彩幽幽飘过犹如天亮前的睡梦，
恍若居常每提指。	恍惚回到往日经常获得提醒指点。

兹者学道日已少<sup>8</sup>，  
 担忧最近来学道的人愈来愈少了，  
 道在咫尺谁综理？  
 真道离人近在咫尺谁能梳理得清？  
 仰悲大岭出雾迟，  
 抬头悲叹高大山岭云雾遮蔽真容，  
 倦悯狂澜若无砥。  
 可怜波涛汹涌好像没有中流砥柱。  
 当其斋候<sup>9</sup>讲经学，  
 想当年大斋期主教讲解圣经真道，  
 巷拥轮蹄门集履。  
 街巷被车轮马蹄拥堵门庭若市集。  
 又期勘辨崇正事，  
 与人论辩语必有据纠正他人错谬，  
 秋毫无不贯西史。  
 引证丝毫没有差错博学贯通西史。  
 日谈前圣励后修，  
 每天谈论古圣先贤鼓励后学修生，  
 更将老笔笔于纸。  
 更把老来心得写于纸上著作成书。  
 一生到处历险危，  
 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险危难，  
 半在小西半东里<sup>10</sup>。  
 一半时间在小西一半时间在中国。  
 忆从勇渡黄浦潮，  
 回想随主教勇敢地渡过黄浦江潮，

今瘞雨花台畔里。  
如今却安葬在了雨花台的黄土里。  
景物物换星移后殊，  
景物都已改变穿土下棺不再一样，  
空帷像设伊相似。  
空寂的帷堂上画像俨然真身相似。  
萋萋宿草日复生，  
墓土二月茂盛的宿草重新长出来，  
墓碑超行诚难誄<sup>11</sup>。  
墓碑的碑文难以述说超然的德行。  
垆木萧萧未得春，  
拜谒景仰墓树萧萧尚未长出春叶，  
庐居愿独三年止<sup>12</sup>。  
愿意效法子贡甘为孔子庐居三秋。  
千古万古修事业，  
千秋万古的宣教与修道圣事功业，  
一言遗重委西士。<sup>谓余先生<sup>13</sup>。</sup>  
留下遗言交托给西方教士余先生。  
而今谁不悟死归，  
至而今有谁没有悟出来视死如归，  
梦回情至难忘耳。  
梦中醒来情愫萦绕至今难以忘却。

作为牧者，劝人信道是一件不易的事，毕竟“钦天监案”的影响仍在，吴历哀叹人心刚硬，尤其在其晚年，其迫切之情溢于言表，甚至以护教者的姿态，向理学家们挑战。《可叹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，诗中写道：

人生何草草，  
人生为何简单匆促，  
但忧贫贱不忧道！  
人们只担心贫贱却不担心悟道！  
死别太匆匆，  
生离死别太过匆匆，  
不待齿豁与头童<sup>14</sup>！  
何必要等到牙齿脱落头发掉光！  
生死茫然无自见，  
生死两茫茫人却不能正视自己，  
不入参悟定烹炼。  
不能参悟真道定有地火的熬炼。  
纷纷歧路久迷漫，  
世间繁纷的岔路让人常久迷惑，  
所误非独鬓霜霰。  
所耽误的难道只是鬓发白如雪。  
往往儒者堕其机，  
往往自以为是的儒生失去机会，

## 注 释

1. 罗文藻：乳名罗才，字汝鼎，号我存，教名额我略(Gregorio Lopez)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与兄嫂相依为命。崇禎六年(1633)受洗入教，后在马尼拉圣多玛斯学院学习神学，由于康熙初年禁教，外籍主教联名上书教宗，终于康熙二十四年(1685)被祝圣为第一位华人主教，康熙二十九年(1688)，被教宗任命为南京教区主教。笔者注。
2. 刘蕴德，号素公，湖广人，曾任钦天监副。万其渊，江西建昌人，二人皆吴历的好友。笔者注。
3. 罗文藻曾在菲律宾马尼拉求学，因言自西归，七闽指福建，设台湾府后，又称八闽。笔者注。
4. 清初，由杨光先发难，造成“钦天监案”，西方传教士被前送到广东，此时，唯一有司铎身份的罗文藻只能孤身打理教务。
5. 康熙十二年(1674)教宗克莱门十世于危难时期委任罗文藻为主教，南京代牧。笔者注。
6. 康熙二十七年(1688)，罗文藻祝圣吴历、刘蕴德、万其渊为司铎。此后在他手上再也没有晋铎，故称“只三子”。笔者注。
7. 泪血成红雨，典出王嘉《拾遗记》：“(魏)文帝(曹丕)所爱美人，姓薛，名灵芸。……灵芸闻别父母，歉歎累日，泪下沾衣。至陞车就路之时，以玉唾壶承泪，壶则红色。既发常山，及至京师，壶中泪盈如血”。后因称妇女的眼泪为红泪，也泛指悲伤的眼泪或血泪。笔者注。
8. 该句指钦天监案发生后，敢于公开信教的人越来越少，新来学道的人自然就“日已少”了。笔者注。
9. 斋候，犹斋时。佛教过午不食为斋，故称正午为斋时或斋候，这里借指天主教的大斋期。笔者注。
10. 小西，本指印度西海岸第乌、果阿一带，为葡属印度殖民地。这里指罗文藻修道的菲律宾马尼拉。笔者注。
11. 誄，指墓志铭，《春秋·左传》：“孔丘卒，(哀)公誄之”。
12. 庐居三秋，典出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张葬鲁城北泗上，弟子皆服丧三年。三年心丧毕，相诀而去。则哭，各复尽哀，或复留，唯子贡庐于冢上。凡六年，然后去。”吴历也愿意如此对待罗文藻。笔者注。

反嘲天学正理微。  
反嘲笑天学的真理是微末之学。  
但见似羊亡去路，  
但看见迷路的亡羊走上不归路，  
不见谁从悔复归。  
不曾看见有谁因返悔重头再来。  
时光冉冉去如矢，  
逝去的时光冉冉如同射出的箭，  
此生长短难免死。  
不管人的一生长短终难免一死。  
秋毫未合于超性<sup>15</sup>，  
没有一点修炼与属天真道相合，  
盖棺既定罪无已。  
到了盖棺定论罪孽紧随不停止。  
予今村铎为谁鸣？  
我在村子里手摇铎铃为谁而鸣？  
十年踟躅无倦行<sup>16</sup>。  
十年来脚步日缓未敢倦于出行。  
安得千村与万落，  
怎样才能使得千万个村村落落，  
人人向道为死生。  
人人向着真道去追求出死人生。

(未完待续)



何谓公义？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里，这问题不易厘清。行公义可说是主动留意众人都关注的事情。在香港，近期引起关注的问题，包括贫富悬殊的现象、法治是否完整，以及社会架构或机制能否更完善地保障人人平等，获得公平对待。要鼓励市民（包括信徒）关心整体社会的需要，其实并不容易。试想，华人向来注重“修身”、“齐家”，有多少人能真的思考“治国”？更遑论“平天下”了！在一般人看来，能照顾家庭、尽上本分，所谓“安分守己”，已算是一个“好人”。

华人基督教神学传统也注重个人敬虔。最近，笔者与一位向来服侍教会的资深牧者交谈，我们慨叹教会延伸了个人敬虔的传统。一般教会会众以中产人士为主，信徒参加教会，很多时候注重享用教会的设施和资源，如音响设备、育儿服务、各样活动。所以，教会俨然一个会所，多于向外伸展、积极传福音的地方。某程度上，这也无可厚非，毕竟香港地少人多，而信徒从小已被灌输以家庭为重。但是教会在鼓励信徒安守本分、照顾自己的家、定期奉献支持教会之余，是否也要提升信徒关心周围的事，除了事事留意去维护自己和家人的

注 释

13. 这里的小字为原注。余先生，即余宜阁 (Juan Francois Nicolai de Leonissa, ? -1737)，又名余泛济，1691年，继罗文藻为南京主教。笔者注。

14. 齿豁与头童，齿脱头秃，形容老态。陈与义《雨中对酒庭下海棠经雨不谢》：“天翻地覆伤春色，齿豁头童祝圣诗”。笔者注。

15. 超性，即超自然，这里指天道。笔者注。

16. 踟躅，原指住足，脚步不前。宋玉《神女赋》：“奋长袖以正衽兮，立踟躅而不安”，这里则是指因年迈而脚步迟缓。倦行，倦于出行。笔者注。